

难忘母亲的教导

近日，在翻看报纸和旧杂志时，一本《老人世界》卷首语标题——《母亲无所不能》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看了两遍，越看越觉得作者写的像我母亲，这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怀念。

在我的眼里，没有母亲不会的，没有她做不到的。母亲虽然刚60岁就因病去世了，但她在世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我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，只有13年，因为我高小毕业就考上了河北省平山县文化馆群艺班，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。在这13年中，母亲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母亲贤惠体贴，尊老爱幼，脾气非常好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兄妹五个从没挨过她的打骂。父亲主外，基本不管家事，家里的一切全靠母亲一人操持。

母亲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干活利索，喂猪、养鸡、推米、磨面、洗衣、做饭，无所不能。说到做饭，包子、饺子、擀面条、

烙烙饼、蒸馒头……都是她的专长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自由市场很兴盛，每逢家乡的大集，母亲就把白腾腾的馒头和炖好的粉条菜摆在家门口，引来众多赶集的乡亲们购买。逢年过节，母亲都会想办法，哪怕是向邻居家借来原料，也要让我们吃上该吃的东西，比如：二月二龙抬头的“过河面”，端午节的粽子，中秋节的月饼，腊月初八的腊八粥。到了过年时，她更要做许多好吃的，有蒸花样馒头、蒸年糕、摊煎饼果子、压猪头肉等。她还会做“茄泥”，把洗好的茄子切片在笼里蒸熟，放到大碗里用香油、酱油、食盐、醋和捣碎的蒜泥搅拌，吃起来真是酸香可口。

母亲的针线活儿做得特别好。全家七口人的衣服鞋袜，都是她亲自剪裁缝制，还不断做出新花样。记得我上小学时，村里有个人穿着制服，母亲看着好看，就想给我做一件。她买来

布，比着人家的衣服裁剪出来，家里没有缝纫机，她就用手一针一线地做好。我穿上制服，谁见了都说好看，认定是“裁缝铺”做的。邻居家跟我同龄的伙伴见我穿制服，非让她娘也给做一件，她娘不会，就让我母亲给她做。这样助人为乐的事儿，母亲不知做了多少。

母亲人品好，在家乡是出了名的。她特别会为邻里街坊调解家庭矛盾，说起来“一套一套”的，让人心服口服。邻居家有了矛盾或纠纷，都愿意找她“评理”，人们说她是个“不挣工分的义务调解员”。母亲说：“一家人意见不一致很正常，遇到问题一定要相互谦让，相互谅解，换位思考，不要怄气，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好。”

我13岁考到平山学习的时候，母亲觉得我年龄小，没离开过家，不放心我走。最后，是小觉工委管文化的干部到家里做工作，说：“既然孩子考上文

化馆学习，以后工作也有前途。就让她去吧！”母亲才同意我去看学习。她给我准备行李时嘱咐我：“出去以后一定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，和大家处好关系，让人一步自然宽，不要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，要记住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有个仇人就是一堵墙。”母亲的话非常深刻，影响了我的一生，对我们兄妹五人健康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母亲的教导下，“一生做好人”成为我们的座右铭。何凤婷/文

作者简介:何凤婷，1947年出生，原为石家庄平山县文化馆干部，走遍平山的山山水水，为老区人民宣传演出，他们的宣传队被称为活跃在山区的“乌兰牧骑”。退休前在河北省总工会温塘工人疗养院工作。



作者年轻时的照片

姥姥的铁锅炖饼子

小时候去姥姥家，姥姥都会给我做好吃的。其中，最让我难忘的是铁锅炖饼子。

姥姥做饭用的都是土灶，土灶上是一口大铁锅。姥姥做铁锅炖饼子时，不一会儿，我就站起来凑近大锅瞅瞅，还时不时地问姥姥：“什么时候能吃呀？”每逢这时候，姥姥总会刮

一下我的鼻子，笑着说：“还不行呢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

铁锅炖饼子做起来也不难，油烧热后，加进去大料、葱姜末这些调料，先炒点儿肉片，再加入豆腐、白菜、粉条一起炖，然后在锅边上贴圈玉米面饼子。姥姥给灶堂里添把柴火，风箱拉得呼呼响，大火后就不

再添柴火了，然后利用余温慢慢炖，不一会儿，整间屋子就充满了香味。

饼子熟了之后，姥姥先用铲子轻轻铲下来，那层贴在锅边上的焦黄脆皮尤其好吃，锅里的大锅菜还要继续炖一会儿，只有小火慢炖才会好吃。我们这帮孩子早就按捺不住了，

先咬上一口饼子，玉米面素饼子正好中和了肥肉片溢出的油脂，肥而不腻，满嘴留香。

姥姥今年96岁高龄了，时不时会忘记一些人和事，但一聊起好些年前给自己的子孙变着法儿做好吃的，嘴角就挂满了笑意。

李凡/文

诚信 爱国
公正 自由
法治 平等
文明 和谐
富强 民主
敬业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图说往事

2006年春，我收到“中华纵横”全国诗书画摄影征文”组委会的邀请函，征文内容包括新闻通讯，获得奖项的作者将受邀于6月下旬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颁奖大会。

这年“五四青年节”，我们铁岭市隆重表彰了“铁岭市十大杰出青年”，其中铁岭市园林管理处的工程师余丽事迹十分突出，我立即采写了通讯《她的青春在花卉业中闪光》，在相关部门给予充分肯定后投给了大赛组委会。

到人民大会堂领奖



不久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通讯。6月中旬，我收到获奖通知，告知6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。当天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作者齐聚一堂。整个大会隆重、热烈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，并在那里领奖，对我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。

杨福久/文并供图

图为本文作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留影

“话匣子”童年的温暖陪伴

在我上小学之际，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，因而，我与爷爷、奶奶一同生活。

那时候的农村，娱乐活动匮乏，书籍稀缺，更无电视可看，唯一能让人沉醉其中的便是听“话匣子”（收音机）。爷爷每天去田间劳作，归来在等待奶奶做饭的空当，总会坐在石桌旁，点燃一锅水烟袋，打开“话匣子”，收听一段评书。有时是刘兰芳播讲的《岳飞传》，有时是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每逢听到精彩之处，爷爷禁不住直拍大腿，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，那无疑是爷爷最为惬意的时刻。每当此时，我便搬个小板凳紧挨着爷爷身旁，似懂非懂地一同收听。

每当爷爷上工之后，家中便成了

我的天地，我将“话匣子”上的旋钮来回拧动，挑选自己钟爱的节目。我最喜欢的当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小喇叭”和“星星火炬”。

岁月流转，“话匣子”已渐渐陈旧，声音也不复最初的清晰。然而，它却宛如一位忠实的挚友，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。

谢金星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